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百八十二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九 宋 呂祖謙 撰

臣工之什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孔氏曰諸侯助祭遣於廟之樂歌也

譙郡張氏曰先王深知義禮之本原起於稼穡之際故其於農事常首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戒之以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四嶽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於土地辟田野治其罰始於土地荒蕪

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畬之勤制諸  
侯之賞罰莫先於田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槩  
可見矣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

力之反

爾成來咨來茹

如預反

嗟

嗟保介維莫

音莫

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

音于

於皇來牟

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

訖乞反

用康年命我衆人痔

持恥反

乃錢

子踐反

鏹

音博

奄觀銍

珍栗反

艾

音刈

孔氏曰成王周公將遣諸侯不直戒其身戒其卿大

夫以警切之○毛氏曰嗟嗟勅之也工官也○朱氏曰在公凡公家之事也○蘇氏曰釐賜也○鄭氏曰咨謀茹度也○朱氏曰保介者蓋保其君而戒之也鄭氏據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以爲車右衣甲持兵故曰保介按呂氏春秋亦有此文高誘注云保介副也鄭氏之說迂晦不若高誘之明白暮春在夏正爲建辰之月在周正爲建寅之月然先儒謂商周雖改正朔特以是月爲歲首至於朝

聘烝嘗猶用夏正祭用仲月則春祠宜在建卯之外

祭畢遣之時春已向暮農事不可緩也○毛氏曰田

一歲曰新三歲曰畬○鄭氏曰將大迄至也於皇於

美康年樂歲衆人庶民○王氏曰言命我衆人則諸

侯之衆莫非王人○毛氏曰痔具錢鉞孔氏曰說文曰錢鉞古田

翟世本曰鉞孔氏曰李巡曰鋤也呂氏春秋云耨垂作鉞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以間稼也

高誘注云耨芸田也鉞穫也孔氏曰說文曰鉞穫禾

六寸所以入苗間

鉞穫也

短鉞也管子云一農之

事必有一鉞一耨一鉞然

後成農是三者皆農器

○朱氏曰艾刈同穫也○

蘇氏曰諸侯朝正於王因助於廟祭終而遣之遂戒其羣臣百工曰戒爾公事王既錫爾成法有所不知則來咨度以定之○朱氏曰既又問之曰今既暮春矣爾之田事如何哉○李氏曰既至其國果何求哉惟問其新畬之如何觀其土地或闢或荒也於乎美哉后稷教民稼穡求得來牟大受其明

朱氏曰來牟當夏而熟

○王氏曰爲天所享迄至于今用康年也戒使命衆人各痔乃錢鏹以治田奄忽之間則以觀銓艾矣○

東萊曰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言明昭上帝監我有周而常賜之豐年也

臣工一章十六句

噫

於其反

嘻

音僖

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鄭氏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

而雩是與○孔氏曰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是雩爲祈穀之文但雩以龍見當在孟夏之月爲月令者錯置於仲夏故不引之左傳稱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此不併引者以傳無祈穀之文

噫嘻成王既

昭假

音格

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

音峻

發爾私終三十里

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王氏曰噫嘻歎辭○鄭氏曰昭著假至也時是播種也○朱氏曰言我之成其王業既昭假于爾上帝矣我今率是農夫播其百穀曰爾其大發爾之私田終三十里而民亦皆服其耕事萬人畢出而並耕也二人並耕爲耦○毛氏曰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爾○鄭氏曰周禮曰凡治野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言三十



里者舉其成數於是民大事其田萬耦同時舉也一

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

孔氏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

百乘是百萬也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

○鄭氏曰言人事

盡矣所不足雨耳是以告之天也私民田也上之告民則先其私民之奉上則先其公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交相愛也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

音路

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鄭氏曰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孔氏曰二王

之後來助祭  
之樂歌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在彼無惡在此無數

音亦

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毛氏曰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澤也

孔氏曰澤名為雝在

西有此澤無取於西之義也○王氏曰西雝蓋辟廡也辟廡有水鷺所集也○朱氏曰先儒多謂辟廡在

西郊故曰西廡

○鄭氏曰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於

周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之無厭之者○蘇氏曰然猶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譽此愛

之至也

李氏曰成王告微子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亦是意也

○陳氏曰在彼

無惡者必若夏商之季然後可以在彼無惡在此無

數者崇德象賢脩禮以作賓何數之有

朱氏曰在彼知天命無常

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厚之至也

###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

孔氏曰秋冬報之樂歌也○陳氏曰噫嘻祈之於春夏豐年報之於秋冬是一

體之詩祈曰上帝而報不曰上帝者省文耳○鄭氏曰烝嘗為秋冬報烝嘗者宗廟事也祈之上帝而報之宗廟於人情物理不類然則報者亦云上帝可也以祈為郊則季秋大享明堂安知不併歌豐年之詩以為報歟

○鄭氏以秋冬為烝嘗挾祖妣以為說耳且載芟社稷之詩其辭與此同鄭氏胡不改之為烝嘗也○蕪氏曰

報謂秋祭四

方冬祭八蜡

豐年多黍多稌

杜音亦有高廩

力反

錦

萬億及

秬

音履反

為酒為醴

音禮

烝畀

必寐反

祖妣

必履反

以洽百禮降

福孔皆

毛氏曰稌稻也

孔氏曰郭璞曰今沛國呼稻為稌

○朱氏曰亦助語

辭也○孔氏曰毛氏言廩所以藏穗則廩唯藏粟也

而地官廩人注云藏米曰廩明堂位米廩則廩之所

容兼米兼粟也○毛氏曰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

曰秭○朱氏曰烝進畀予也○毛氏曰皆徧也○王

氏曰豐年者天之功也利高燥而寒者黍利下濕而

暑者稌多黍多稌無所不利也

李氏曰職方氏雍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

荆陽之地下濕其穀宜稻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濕也豐年之時或高或下無所不熟

○王氏曰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者天地之功也○李

氏曰我所以爲此酒醴者與進祖妣以和洽百禮降

福無所不徧者上帝之力也

朱氏曰洽猶徧也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鄭氏曰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

○孔氏曰始作樂而合於祖之樂歌也○釋文曰有瞽合乎祖本或作合乎大祖○朱氏曰通言先祖也

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

音巨

崇牙樹羽應田懸鼓鞀

音桃

磬祝

尺叔反

圉

魚古反

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

音橫

厥聲肅

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毛氏曰瞽樂官也

鄭氏曰瞽矇也以為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

人中瞽百八人

業大板也所以飾柶為縣也捷業如

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為虞衡者為柶崇牙上飾卷然

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

孔氏曰崇牙刻畫之為重牙即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

得掛絕於上故可以為懸也置羽者置之於栒虞之上角也

○毛氏曰應小鞀也

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

孔氏曰釋樂云大鼓謂之鼗小者謂之應是應為小鼓也

大射禮應鞀在建鼓東是為一器故知應小鞀也應既是小田宜為大明堂位云周人縣鼓是周法鼓始作懸○鄭氏曰田當作鞀鞀小鼓在大鼓旁應鞀之屬也○孔氏曰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太師職云令奏鼓鞀注云為大鼓

鞀小鼓也

孔氏曰鞀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

耳還自擊

○朱氏曰磬石磬也○毛氏曰柷木控也圉揭

也

孔氏曰樂記有控揭之文言木控者明用木為之柷用木則圉亦用木也柷狀如漆桶中有椎投椎

於其中而撞之。故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齟齬。刻以木。長尺。標之。○朱氏曰。柷所以起樂也。圉所以止樂也。

也。○鄭氏曰。簫編竹管。如今賣錫者所吹也。孔氏曰。釋樂云。

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筴。○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管如篴。併而吹之。釋文曰。篴字又作笛。○孔氏曰。謂竝吹兩管也。小師

注云。管如篴形。小併兩而吹之。○王氏曰。嗶嗶厥聲美也。○鄭氏曰。

我客二王之後也。○孔氏曰。瞽人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庭。業虛鼓。磬祝圉。皆設之於庭宇。既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王氏曰。簫也。管也。亦其器之小者。言



其小所以爲備也○孔氏曰作之喤喤然和集諸聲  
皆肅敬和諧而鳴不相奪倫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  
之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此與聞此樂助祭之人多  
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朱氏曰夔述  
舜樂亦曰虞  
賓在位蓋以此爲盛耳○朱氏曰觀視也成成功也李氏曰成  
如蕭韶九  
成之成猶終也徧  
而奏焉故謂之成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在廉

季冬薦魚春獻鮪

手軌反

也

鄭氏曰冬魚之性定  
春鮪新來獻於宗廟

孔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冬言季冬春亦季  
春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季冬天子嘗魚先薦寢廟  
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猗於宜反與余音漆七音沮七音潛有多魚

有鱣

張連反

有鮠鮪

音條

鮠

音常

鮪

音偃

鯉

音里

以享以祀以介景

福

福

福

福

福

福

鄭氏曰猗與歎美之言也○毛氏曰漆沮岐周之二

水也○王氏曰潛有多魚言取之深也

毛氏曰潛櫟也○孔氏曰

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櫟

○鄭氏曰鱣大鯉也鮠鮪也鮪白鮪也

鮠鮪也

潛一章六句

雝禘大

音泰祖也

孔氏曰禘大祖之樂歌也○劉氏曰大祖即后稷○朱氏曰祭法周人禘嘗又

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周之大祖即后稷也禘嘗於其廟以后稷配所謂禘其祖之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

息亮反

維辟

音璧

公天子穆

穆於

音烏

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小子宣哲維

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既右

音佑

烈考亦右文母

鄭氏曰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毛氏曰相助也○王

氏曰穆穆敬和也○朱氏曰於嘆辭也○毛氏曰廣大也○王氏曰廣牡碩大肥腩之謂也○朱氏曰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其助祭者公侯其主祭者天子也言諸侯助祭薦大牡以相予之祀也○王氏曰皇考武王也○鄭氏曰綏安也○陳氏曰小子自謂也○蘇氏曰大哉皇考之安我也其臣明哲其君文武故能安人以及於天○鄭氏曰右助也○王氏曰烈考謂文王也○毛氏曰文母大妣也○東萊曰禮不王

不禘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太祖者皆文王武  
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  
歌以告太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綏予小子以已成  
之業其君臣賢聖再造區夏所安者上及於皇天用  
能昌大於後居王位而行禘禮而膺壽祉之多是皆  
武王之力而文王大妣之所右助也豈予小子所能  
致哉文武雖同建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之  
言詳於武王而率章本之於文王大妣焉閔予小子

之頌曰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故  
皇考者武王之稱也烈祖與文母相配而言故烈考  
者文王之稱也

離一章十六句

載見

賢遍反

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孔氏曰諸侯始見武王廟之樂歌也○蘓

氏曰烈文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載見言諸侯始見乎武王廟則載見之作也成王未即政歟載見辟

璧音

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

零音

央央條

條音

革有鶴

七羊

反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

思皇多祐

音戶

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

七入反

熙于純嘏

古雅反

毛氏曰載始也

朱氏曰載發語辭也

○鄭氏曰諸侯始見君王

謂見成王也○王氏曰諸侯來見則曰求法度文章

以歸治其國家也○鄭氏曰交龍爲旂○毛氏曰陽

陽言文章和在軾前鈴在上

孔氏曰和亦鈴也爾雅云有鈴曰旂郭璞曰懸

鈴於竿畫交龍於旂

○孔氏曰央央然而有音聲○鄭氏曰脩

革轡首也鴈金飾貌

孔氏曰即韓奕所云脩革金厄是也○朱氏曰按商頌鴈鴈鄭

云聲和也

○朱氏曰烈大也○毛氏曰昭考武王也○朱

氏曰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康誥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爲昭考也○毛氏曰享獻也○鄭氏曰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李氏曰思皇與思皇多士同思語辭也皇美也美哉多福之如此也是天子之享其福也此又言光大文章之諸侯綏以多福俾繼續廣大其純嘏以見君臣皆



受其福也○鄭氏曰純大也○朱氏曰諸侯始來見王稟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而率之以祭武王之廟受此眉壽之福以多福綏諸侯使之緝熙于純嘏蓋均福于諸侯之辭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鄭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

見○孔氏曰微子來見祖廟之樂歌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

七序

反敦

都回反

琢

陟角反

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

陟立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毛氏曰殷尚白○蘇氏曰亦仍也言仍殷之舊也○

毛氏曰萋且敬慎貌○鄭氏曰微子乘殷之馬而來威儀萋萋且且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

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王言之○毛氏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譙郡張氏曰宿宿者凡一宿者再也信信者凡再宿者再也○鄭氏曰繫絆也周之君臣

皆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朱氏曰追之恐其已去也○蘇氏曰左右綏之言所以安之無方也○毛氏曰淫大夷易也○王氏曰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有淫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易也什方張氏曰自管蔡以武庚祿父叛以周公之聖臨之蓋二年而後克其用力艱矣故於微子之來見也則告之曰昔者既有淫威矣而今也降福孔夷蓋逆順之理如此凡吾之威福非苟而已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

鄭氏曰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孔氏曰奏大武文樂之歌也周公象武王伐紂

之事作大武之樂○張氏曰大武武王沒嗣

於皇武

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舞之

於葛

反

劉耆

音

定爾功

蘇氏曰於乎大矣武王無競之功文王開之也○鄭

氏曰信有文德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基緒遏止

也○毛氏曰劉殺耆致也○鄭氏曰嗣武嗣子武王

○朱氏曰文王既開之矣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

以致定其大功也○李氏曰武詩在於止殺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百八十三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三十 宋 呂祖謙 撰

周頌

閔予小子嗣王朝

直遙反

於廟也

鄭氏曰嗣王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始朝於廟也

孔氏曰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

朱氏曰成王免武王之喪而朝於廟玩其辭知其哀

未忘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

其傾反

在疚

音救

於乎皇考永世

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  
王繼序思不忘

鄭氏曰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毛氏曰疚病也  
庭直也匡衡曰熒熒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  
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鄭氏  
曰皇考武王皇祖文王○毛氏曰序緒也○鄭氏曰  
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  
特在憂病之中○蘇氏曰成王始見於宗廟自傷嬛

嬛無所依怙曰於乎我皇考武王終身能孝維念我

皇祖文王以其直心陟降

朱氏曰言文王一陟一降直而無私也

○朱

氏曰今我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鄭氏

曰於乎皇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

忘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孔氏曰嗣王謀於廟之樂歌也

蘇氏曰閔予小子成王朝廟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



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

五蓋反

將予就

之繼猶判渙

音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

乃旦反

紹庭上下

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毛氏曰訪謀落始率循時是悠遠也○孔氏曰釋詁

曰艾歷也○毛氏曰猶道判分渙散也○王氏曰紹

庭紹皇祖之直○朱氏曰家猶言國也○鄭氏曰美

矣哉我君考武王○王氏曰保其身無危亡之憂明

其身無昏塞之患○蘇氏曰予將謀之於始以循我  
昭考武王之德○王氏曰於乎悠哉朕未有艾者歎  
昭考之道悠而自以爲幼稚未有所歷也○李氏曰  
將勉強從就之以繼其道而恐泮渙不合也自訪予  
落止以至繼猶泮渙皆是仰先王之盛德歎眇躬之  
涼薄苦前哲之高遠也○王氏曰維予小子未堪家  
多難者自以爲幼稚未堪王室多難也○李氏曰紹  
文王直道于上下俯仰於家未嘗少離○曾氏曰成

王自言未堪家多難因歎美武王能紹文王之道以陟降厥家其曰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蓋言以文王之直道保明其身也此詩與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同意雖不言繼序思不忘然歎美皇考則此意在其中矣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孔氏曰羣臣進戒嗣王之樂歌也○釋文曰敬之一本無之字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

反以鼓

哉無曰高高在上陟

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

緝熙于光明佛

符弗反

時仔

音茲

肩

古賢反

示我顯德行

下孟反

朱氏曰思語辭也○李氏曰鄭氏以爲變易之易不

如杜元凱以爲難易之易左傳引命不易哉杜元凱

注奉承其命甚難○毛氏曰士事也○鄭氏曰監視

也○朱氏曰將進也○鄭氏曰佛輔也時是也仔肩

任也○朱氏曰羣臣進戒于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

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王之一

陟一降於其事天無日不臨監于此者王不可不敬也○孔氏曰王既承其戒答之以謙曰維我小子○朱氏曰我不聰而未能敬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歐陽氏曰但當以日月勉強積學而增緝廣大而至於其道光明然更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告示我以顯然可脩之德行也

鄭氏曰緝照光明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

音

嗣王求助也

孔氏曰

嗣王

求助之樂歌也

周公

還政之後成王因祭在廟而求羣

臣

之樂歌也

周公

還政之後成王因祭在廟而求羣

臣

之樂歌也

周公

還政之後成王因祭在廟而求羣

臣助已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

鄭氏曰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不慎後爲禍大

予其懲

直升反

而懲後患莫予弇

普經反

蜂

字逢反

自求辛螫

音釋肇允彼桃蟲拚

芳煩反

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

蓼

音了

毛氏曰愍慎也○鄭氏曰懲艾也螫毒肇始允信也

王氏曰弇使也蜂之爲物善辛螫

毛氏曰弇蜂厚戔也○孔氏云釋訓

作弇本古今字耳孫炎曰謂相厚戔入於惡也

○毛氏曰桃蟲鷦也鳥之始

小終大者

孔氏曰陸璣云今鷦鷯是也微小如黃雀其雛化而為鷽故俗云鷽鷽生鷽言始小

終大

○鄭氏曰拚飛翻飛也○毛氏曰堪任也蓼言辛

苦也

朱氏曰蓼辛苦之物也

○鄭氏曰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

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

公以王命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

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

畏慎後復有禍難○朱氏曰既而悟其姦故曰予其

懲於此而慎後患蜂不可使而使之則是自求辛螫

矣○王氏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者成王於是始

信小物之能成大不敢不愍也

鄭氏曰管蔡如鷦鷯之小後叛而作亂猶

鷽之雛飛為大鳥也橫渠張氏曰猶言初為鼠後為虎不必謂桃蟲化為鳥也

○蘇氏曰予

方未堪家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其奈何捨我而弗助哉○東萊曰莫予荈蜂言莫如予前之使蜂自求辛螫謂信管蔡之時也

###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

所銜反

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鄭氏曰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之田天子



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  
○孔氏曰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籍仲春擇元日命民  
社與耕籍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總之祭法云王為羣  
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此為百姓祈祭當  
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社  
稷○蕪氏曰王社在籍田中籍田所祈也 ○載芟載柞

側伯反

其耕澤澤

音釋

千耦

五口反

其耘

音云

徂隰徂畛

侯主侯

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飡

他感反

其饁

于輒反

思媚其婦

有依其士有畧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

戶南反

斯

活驛驛

音亦

其達有厭

於豔反

其傑厭厭其苗

緜緜其庶

表嬌

表嬌

反載穫濟濟有實其積

子賜反

萬億及秭

音姪

為酒為醴

烝

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飮

蒲即反

其香邦家之光有椒

子消反

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鄭氏曰載始也○毛氏曰除草曰芟除木曰柞

孔氏曰左

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草曰芟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

○

鄭氏曰隰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也

朱氏曰或曰畛田畔

也畛之外則隰也

○毛氏曰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

旅子弟也

李氏曰亞伯之次也旅者衆子弟也

○鄭氏曰彊有餘力者

周禮曰以彊予任民

孔氏曰謂其人強壯治一夫之田有餘力能佐助它事者也

以謂間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朱氏曰傭

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李氏曰噲者衆人飲食之聲也毛氏曰噲

衆貌○鄭氏曰饁饋饌也依之言愛也○鄭氏曰成王

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蒸

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於是耘除其根株革作

者千耦言趨時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父子餘夫俱

行強有餘力者相助又取傭賃務疾畢已當種也○

李氏曰婦人能饁爲夫者則愛其婦爲婦者亦依其

夫言相慰勞苦也○毛氏曰畧利也○孔氏大田疏

曰王肅以倣爲始載爲爭○鄭氏曰播猶種也實

種子也函合也活生也○蘇氏曰驛驛苗生貌也

釋文云爾雅作繹云生也

○鄭氏曰達出地也○毛氏曰有厭其

傑苗厭然特美也

王氏曰傑然之苗受氣澤厭足也

○蘇氏曰縣

縣詳密也○毛氏曰麋耘也○蘇氏曰濟濟人衆貌

○鄭氏曰有實實成也○朱氏曰積露積也○孔氏

曰農夫既去草木根株以此利耜始耕於南畝以種

其百穀也○李氏曰其種皆函生氣而生長而其  
苗則驛驛然達地而生○孔氏曰有厭然而特茂者  
其傑立之苗也厭厭然而長大者其齊等之苗也○  
王氏曰前曰千耦其耘則既耕而耘今日縣縣其庶  
則既苗而耘既苗而耘則以縣縣爲善恐傷苗也○  
孔氏曰至於大熟則穫刈濟濟然○毛氏曰飮芬香  
也椒猶飮也孔氏曰椒木之氣香作者以椒言香○李氏曰胡考者考  
老也士冠禮祝曰永享胡考孔氏曰謚法保民者艾曰胡○毛氏

曰且此也○王氏曰振古則舉古也○李氏曰其實之多萬億及秭故可爲醴而進與祖妣以和百禮○王氏曰以洽百禮既烝畀祖妣而達之祭祀賓客無所不洽也○朱氏曰以烝饗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共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李氏曰非特此日方有此也非特今日方有豐年其所由來遠矣○陳氏曰振古以來皆如上之所謂也

良耜秋報社稷也

孔氏曰秋報社稷之樂歌也

耒耜

楚側反

良耜俶載

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

丘方反

及筥其

饗伊黍其笠

立音

伊糾

居黜反

其縛

博音

斯趙

徒了反

又反

以薊

呼毛反

荼

徒音

蓼

了音

荼蓼朽止

黍稷茂止

穫之

揜揜

珍音

栗積反

積

子賜反

之粟

其崇如墉

其比

毗志反

如櫛

側瑟反

以開

百室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掇

如純反

牡有捄

音

其角

以似

以續續古之人

毛氏曰耒耜猶測測也

孔氏曰是刀利之狀舍人曰耒耜耜入地之貌郭璞曰嚴

也利○鄭氏曰良善也利善之耜瞻視也筐筥所以盛

黍也○毛氏曰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蘇氏曰

糾然笠之輕舉也○釋文曰說文云薈拔田草也○

毛氏曰蓼水草也

孔氏曰蓼是穢草茶亦穢草非苦菜也王肅云茶陸穢蓼水穢然則

田有原有隰故竝舉水陸穢草○朱氏曰先儒說茶但云苦菜莫詳其為何物案此詩則蓼屬也但水陸之別耳味苦氣辛能殺物今人用以藥溪取魚故又曰茶毒今南方人猶謂之辣茶亦一驗也○毛

氏曰揜揜獲聲也○王氏曰栗栗緻也○毛氏曰墉

城也黃牛黑脣曰犝社稷之牛角尺○鄭氏曰捄角



貌有來視汝謂婦子來饁者也○李氏曰載筐及筥其饁伊黍此則言婦子行饁之器與所盛之物也○鄭氏曰饁者見載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薅去荃蓼之事言閔其勤苦草穢既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穀成熟○孔氏曰及其成熟乃獲刈之既獲訖乃積聚之如城雉之峻壯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李氏曰於是開百室而納之百室既盈矣而婦子寧止蓋終歲勤勤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樂○鄭氏

曰於是殺牲報祭社稷○蘇氏曰以嗣以續興來歲  
繼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也○釋文牾作  
牾曰本亦作牾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

鄭氏曰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曰周曰

繹商謂之彤○孔氏曰繹賓尸之樂歌也

絲衣其紃

乎浮反

載弁俅俅

音求

自堂

俎基自羊俎牛鼎

乃代反

鼎及鼐

音茲

兕觥其觶旨酒思柔

不吳不敖

五告反

胡考之休

毛氏曰絲衣祭服也絰潔鮮貌

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為之

故云絲衣也

○鄭氏曰載猶戴也弁爵弁而祭於王士服

也繹禮輕使士

孔氏曰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禮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以絲為衣士冠

禮有爵弁服純衣與此絲衣相當爵色之麻弁士冠禮注云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綠衣絲衣也

毛氏曰球球恭順貌基門塾之基

孔氏曰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

炎曰夾門堂也繹禮在門不在廟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繹於門內為失明其當

在門外

○毛氏曰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

鼎小鼎謂之鼐

鄭氏曰鼎國弁上謂之鼐○孔氏曰孫炎曰鼎紋上而小口者

○呂

氏曰自堂徂基乃所謂於彼乎於此乎○王氏曰自堂徂基自堂上降而徂基也自羊徂牛先小後大也鼎鼎及鼐先大後小也或先小後大或先大後小反復展視所以致勤敬也○孔氏曰觶然設兕觥貌○朱氏曰思語辭柔和也○毛氏曰吳譁也○鄭氏曰不吳不教不謹譁不傲慢恭敬獲福得壽考之休也○釋文兕觥作兕觥曰字又作兕觥○橫渠張氏曰天子既以臣爲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

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着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

朱氏曰內則曰十三舞勺即此詩也然此詩與齊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皆

樂章之名爾○橫渠張氏曰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於鑠

舒灼反

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躋躋

居表

反王之造

七報反

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孔氏曰於嘆美○朱氏曰鑠盛也○孔氏曰王師王肅云

武王之衆也○歐陽氏曰遵養循養也○鄭氏曰純大介  
助也○蘇氏曰熙光也○鄭氏曰龍寵也○毛氏曰  
蹻蹻武貌造爲也○鄭氏曰載則允信也○朱氏曰  
言武王之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蘇氏曰退自循  
養與時皆晦晦而益明其後既純光矣則天下無不  
助之者○歐陽氏曰我龍受之者謂武王之功興此  
王業成王寵受而承之也蹻蹻王之造言蹻蹻然武  
功武王之所爲也載用有嗣者謂後世能承其業爲

有嗣矣實維爾公者武王用師實天下之至公信可謂王師矣

酌一章八句

桓講武類禡

馬嫁反

也桓武志也

釋文云本或以桓武志也為注○鄭氏曰類也

禡也皆師祭也○孔氏曰講武類禡之樂歌也○朱氏曰案左氏傳楚莊王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于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然則桓賁兩篇皆大武樂中一章也與此序不同

晁氏曰桓之序曰桓武志也或以為注或以為序失

其傳多如此

綏萬邦屢

力注反

豐年天命匪解

音懈

桓桓武王保有厥士

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音烏昭于天皇以間之

鄭氏曰綏安也○孔氏曰屢豐年數有豐年桓桓

然有威武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李氏

曰士與熊羆之士虎賁之士同○毛氏曰間代也

○鄭氏曰皇君也○王氏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  
軍之後必有凶年桓武志也而曰綏萬邦屢豐年則



其爲武志也異乎人之武志矣

李氏曰武王用兵蓋爲天下除害故能召

和氣

天命匪解者武王匪解故天命亦匪解也○蘇氏

曰武王克商以安天下屢獲豐年之祥矣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武王桓桓保有其衆用之四方之不服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遂以代商有天下言武之不可廢也

桓一章九句

賚

來代反

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鄭氏曰武

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  
孔氏曰大封於廟之樂歌也

時繹

音亦

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

音烏

繹思

毛氏曰勤勞應當也。○朱氏曰敷布也時是也繹尋

繹也。○蘇氏曰思辭也。○鄭氏曰今我往以此求定

○蘇氏曰文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應受而有之

然而不敢專也。○朱氏曰布此以賚有功皆文王之

功德在人而可尋繹者所以求天下之安定而已。○

王氏曰大賚善人封建以爲諸侯與共天下則所以



鄭氏曰皇若喬高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

王氏曰巒山謂之墮墮狹而長也陟其高山墮山喬

嶽則巡守之所陟無所不至○蘇氏曰猶道也翕河

大河受衆水者也

鄭氏曰河言翕者河自大陸之北數為九祭者合為一

陟其

山嶽而道於大河思其有功於民是以至於敷天之  
下無不總答其功者此周之命也○王氏曰裒時之  
對者裒其神而對之以祭祀也時周之命者能懷柔  
百神則受命長矣

閔子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三十

謹案卷二十九第四頁前二行言我之成其王業  
刊本成訛臣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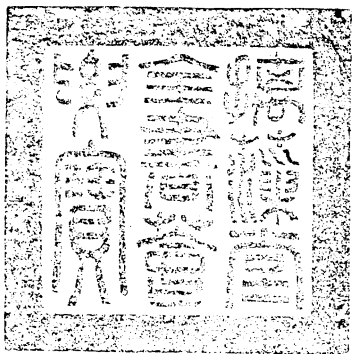
第七頁後四行是周法鼓始作懸刊本鼓訛古據  
孔疏改

第七頁後六行鞀小鼓也刊本小訛鞀據毛傳改  
第九頁後五行綏予小子按各本俱作綏予孝子  
卷三十第一頁前四行嗣王成王也刊本成訛朝

據鄭箋改

第十二頁後四行然此詩與賡般皆不用詩中字  
名篇刊本賡訛來名訛明據朱子集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膳錄監生臣孔廣枚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三十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百八十四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三十一 宋 呂祖謙 撰

魯頌

孔氏曰此雖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

朱氏曰其

辭特以贊美當時之事其體猶列國之風非若商周天子之頌用於祭祀以歌詠先祖之功烈也

駉

古營反

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

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

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鄭氏曰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孔氏曰伯禽魯之

始封賢君其法可傳於後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卒季友立之當惠王襄王時舒瑗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名生於不足也○曾氏曰季孫請命史克作頌恐是兩事如晉武公之大夫請命於天子之使而作無衣請命作詩不相干也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反有皇

有驪

力知反

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

居良反

思馬斯臧

毛氏曰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

孔氏曰腹謂馬肚幹謂馬脅

坰遠

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曾

氏曰坰野乃魯人牧馬之常地耳

鄭氏曰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

田也○李氏曰坰之野其水草甚美既不害於農又使馬得其所養

○毛氏采芣傳曰

薄辭也。○毛氏曰：牧之垆野，則駟駟然。驪馬白跨曰

驪

孔氏曰：孫炎曰：驪，黑色。郭璞曰：跨，

驪間也。然則跨者，所跨據之處。黃白曰皇

孔氏曰：黃

白色雜

純黑曰驪

孔氏曰：月令孟冬，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

故知純

黃驛曰黃

孔氏曰：驛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

諸侯六閑馬四

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駕馬

孔氏曰：閑，謂馬之所在有。限衛之處，校人之注以為。

二百十六匹為一廐，每廐為一閑。諸侯有四種，其三。士別為一閑，駕一種，而分為三閑。士朝祀所乘為良。

馬征伐所乘為戎馬，田路。駕田馬，駕馬給官中之役。

彭彭有力有容也。○鄭氏

曰：垆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

肥健耳。○王氏曰彭彭張也。○鄭氏曰臧善也。○孔

氏曰薄言駟者有何馬也。乃有驕有皇有驪有黃此

等用之以駕車則彭彭然。○朱氏曰思無疆言其思

之深廣無窮也。

鄭氏曰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乃至思馬斯善多其

所及

廣博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騅

音佳有駟反悲

有騂

有騏

音其以車伾伾反數悲

思無期思馬斯才

毛氏曰蒼白雜毛曰騅

孔氏曰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曰黃白曰皇黃

驛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  
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

黃白雜毛曰駟

孔氏

曰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

赤黃曰驛

孔氏曰周人尚赤而牲用驛是驛為純赤言赤黃者謂其

赤而黃其色鮮明者上云黃驛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驛謂赤而微黃

蒼騏曰騏

孔氏

曰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顧命曰四騏并注云青黑曰騏騏者黑色之名 伍伍有力也

才多材也。○王氏曰思無期思之久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驛

徒河反

有駟有駟有

維以車繹繹

音亦

思無斁思馬斯作

毛氏曰青驪驪曰驛

孔氏曰郭璞曰色有淺深班駟隱驪今之連錢驄也

白馬

黑鬣曰駱

孔氏曰鬣馬之駿也

赤身黑鬣曰駢

孔氏曰駢是色名說者以駢為

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駢馬故赤身黑鬣曰駢

黑身白鬣曰雜

○王氏曰繹

繹屬也

朱氏曰繹繹不絕貌○毛氏曰善走也

○鄭氏曰數厭也無厭

倦也○蘇氏曰作奮起也

駟駟壯馬在垧之野薄言駟者有駟

音因

有駟有驥

音韋有

魚以車祛祛

起居反

思無邪思馬斯徂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駟

孔氏曰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驄

彤白雜毛

曰駟

孔氏曰郭璞曰彤赤也即今赭白馬是也

豪駟曰驥

孔氏曰說文云駟駟也郭璞曰

肝脚脰然則肝者膝下之名蓋謂豪毛在肝而白長名為驥也

二目白曰魚

孔氏曰爾雅曰

一目白曰鰓二目白曰魚郭璞曰似魚目也

祛祛強健也○王氏曰思無邪

一出於正○鄭氏曰徂猶行也○蘇氏曰孔子曰詩

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昔之為詩者則未必知

此也孔子因讀詩至此而有會於其心是以取之蓋

斷章云耳○呂氏曰僖公脩牧馬之政以誠心行之

故言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思無邪馬之所以臧才

作徂者其効也與衛風秉心塞淵騶牝三千之意同



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然非獨牧馬而已

駟四章章八句

有駟

備筆反

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有駟有駟彼乘

繩證反

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

鳥玄

反醉言舞于胥樂兮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駟馬肥強貌

王氏曰養之使駟也○鄭氏曰

僖公之用臣必致其祿食○孔氏曰四馬曰乘○鄭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其忠

氏曰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歐陽氏曰明明脩明其職也。○毛氏曰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歐陽氏曰振鷺取其脩潔翔集有威儀也。朱氏曰鷺鷥羽之翽舞者所持也下如飛而下也。○毛氏曰咽咽鼓節也。○鄭氏

曰于於胥皆也。○蘇氏曰在公明明言未始不在公也。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士之來者如鷺之集其醉者或起舞以相樂和之至也。○鄭氏曰僖公之時君臣無事燕樂以遂其歡君臣於是皆喜樂也。○東萊曰

有駉有駉興僖公有臣之壯盛也所謂君致其養臣盡其忠者蓋莫不在其中矣

有駉有駉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王氏曰牡剛強之材也○毛氏曰夙夜在公在公飲酒言臣有餘敬君有餘惠○鄭氏曰飛喻羣臣醉欲退也

有駉有駉彼乘駟

呼縣反

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

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毛氏曰青驪曰駟

孔氏曰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

○鄭氏

曰載之言則也○李氏曰載燕亦飲酒也○毛氏曰

歲其有豐年也○鄭氏曰穀善詒遺

蕪氏曰穀祿也臣願其君富且

有後也

○朱氏曰頌禱之辭也

有駟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孔氏曰定本云僖公脩泮宮無能字○蕪氏曰此詩言作

泮宮克淮夷闕宮言作新廟春秋皆不載世疑之泮宮闕宮僖公因舊而脩是以不見於春秋至於淮夷之功

予亦疑焉然此詩有之式固爾猶淮夷卒獲有所未獲而欲終之則其所獲尚小也今此詩之言甚美而大則君臣之辭歟或曰以君臣而為此辭可也而孔子錄之可乎曰維可之是以錄之錄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此孔子之所以為詩也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不仁何其血之流杵夫二子之言信矣然孔子未嘗以廢周書蓋好惡之言必有過者要不以惡為善則已矣此遠者之所自論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

其中魯反

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蒹葭

蒲害反

鸛聲噦噦

呼會反

無小

無大從公于邁

毛氏曰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

鄭氏曰辟

廡者築土廡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朱氏曰說文謂泮者諸侯鄉射之宮也西南為水東北為牆康成以為東西門說文以為東西牆其說不同

王氏曰思發語辭也○鄭氏曰芹水菜也樂僖公脩泮宮之水而往觀之采其芹也○毛氏曰戾止至也

孔氏曰止者至而止住故曰至非訓止為至也

○王氏曰觀其旂其物葑葑

而有容聽其鸞其聲噦噦而有節

李氏曰葑葑飛揚也

○李氏

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國人無長幼皆從公而往以見國人從僖公之樂也○孔氏曰魯人作詩而自稱其

君為魯侯者因其請王而作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

居表反

其馬蹻

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孔氏采蘋疏曰藻水草也○毛氏曰其馬蹻蹻言強盛也○鄭氏曰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毛氏曰載色色溫潤也○蘇氏曰僖公之至於泮宮好其顏色和其笑語未嘗有所怒也教之而已○王氏曰載色載笑則洪範所謂而康而色者也夫然後能教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  
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毛氏曰芣鳧葵也

釋文曰鄭小同云江南人謂之萹菜生陂澤中

○鄭氏

曰在泮飲酒者與先生君子飲酒也○毛氏曰醜衆

也○蘇氏曰僖公與其羣臣飲酒於泮宮咸願神錫

之以難老使之順從長道以屈羣衆

王氏曰順彼先生君子之長道

而屈服此魯國之羣衆也

○李氏曰一章言僖公之至泮水二章

言僖公之教人三章則又言至泮水與賢者飲酒也



朱氏曰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辭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

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

音戶

鄭氏曰則法也允文允武信文信武也○毛氏曰假

至也

朱氏曰假感格也

○朱氏曰祖周公魯公也靡有不孝

信僖公之孝也無所不至也○李氏曰自求伊祐魯侯之福祿乃自求之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

居反

虎

臣在泮獻馘

古獲反

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鄭氏曰克能攸所也言僖公能明其德脩泮宮而德化行於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

之左耳

孔氏曰謂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

淑善也囚所虜獲者僖公

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臯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人○孔氏曰王制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也○

朱氏曰或謂僖公未嘗有淮夷之功而疑此詩之妄  
蓋未嘗深考此詩乃頌禱之辭冀其有是功耳下章  
倣此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  
吳音話不揚不告于訥音山在泮獻功

孔氏曰濟濟然多士皆能廣其德心謂心德寬洪竝  
無褊躁○毛氏曰桓桓威武貌○孔氏曰狄彼東南

遠服彼東南

釋文曰狄遠也○王氏曰狄據而逃之也○蘓氏曰古狄逖通

○鄭氏

曰東南斥淮夷

孔氏曰淮夷在魯之東南

烝烝猶進進也○毛氏

曰皇美也○鄭氏曰吳譁也○王氏曰不揚戢也○

朱氏曰烝烝皇皇成也不吳不揚肅也○鄭氏曰訟訟也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王氏曰不告於訟和也○李氏曰人心可謂廣矣惟為血氣所使一有毫髮之利則忿而爭其心於是乎隘矣惟其心廣故其征伐有逖遠淮夷之功烝烝皇皇不吳不揚未嘗爭訟惟在泮獻功而已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

色留反

戎車孔博徒御無數

音亦

既克

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蘇氏曰觶弓健貌

鄭氏曰言持絃急也

○毛氏曰五十矢為束

孔氏曰荀卿云魏氏武卒負矢五十箇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鄭注大司寇束矢云古者一弓百矢

○鄭氏曰束矢搜然言勁疾也

孔氏曰其發則搜然而勁○蕪氏曰搜矢

疾聲

○朱氏曰博廣大也○鄭氏曰徒行者御車者皆

無厭倦也淑善也式用也○蘇氏曰僖公兵戎精繕

士卒競勸故能克淮夷甚善而不逆君子於是告之

使益固其道庶幾淮夷可以盡得也

翩彼飛鶚

反于嬌

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憬

反九永

彼淮夷來獻其琛

反勅金

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毛氏曰翩飛貌鶚惡聲之鳥也黹桑實也○鄭氏曰

懷歸也言鶚常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

黹為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李氏曰喻

淮夷慕泮宮之化也憬說文曰覺悟也○王氏曰琛

寶也元龜尺二寸

孔氏曰漢食貨志云龜不滿尺不得為寶

○鄭氏曰大

猶廣也。○毛氏曰：賂，遺也。南，謂荆揚也。○鄭氏曰：荆揚貢金三品。○孔氏曰：淮夷來魯國獻其琛寶，其所獻之物是大龜象齒。又廣賂我以南方之金。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閔筆位反

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蕪氏曰：此詩所謂居常與許復周公

之宇者人之所以願之而其實則未能也

閔宮有恤

況域反

實實枚枚赫赫姜

嫄音元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

稷降之百福黍稷重

直容反

穆音六稃音微

力反

穉音力穀麥奄有下

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績禹之緒

孔氏曰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太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

其所以有魯之由○呂氏曰閼宮魯廟非姜嫄廟也

言赫赫姜嫄者推本周家所由興○朱氏曰閼宮者

魯之羣廟也

毛氏曰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孟仲子曰是禰宮也○孔氏曰大司樂云舞大雩

以享先妣以此知姜嫄之廟在周言其在周則魯無其廟姜嫄祀郊禰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為禰宮

閼深閉也

毛氏曰閼閉也

○毛氏曰恤清淨也○蘇氏曰實



鞏固也。○毛氏曰枚枚礫密也。

王氏曰枚枚辨也。

○鄭氏曰

彌終也。赫赫乎顯著姜嫄也。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

是馮依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坼不副。終十月而生子

不遲晚。○毛氏曰先種曰植後種曰穉。

孔氏曰重穆植穉生熟早

晚之異稱耳。非穀名也。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穉。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

之。○李氏曰菽大豆。○鄭氏曰奄猶覆也。○朱氏曰

后稷生而享有百福播種五穀猶天所降也。奄有下

國堯封之邠也。○鄭氏曰秬黑黍也。○毛氏曰緒業

也。○鄭氏曰堯時洪水為災民不粒食禹平水土后稷乃教播種故曰繼禹之緒美之故申說以明之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子踐反商至于文

武繼大王之緒致天之屆音戒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

臨女敦都回反商之旅克咸厥功

鄭氏曰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著王迹故云是始斷商。○曾氏曰大王去邠居岐蓋諸侯之能興邦者本不必云肇王迹也

武王既有天下推其寢盛之由故曰大王肇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殆因肇王迹之語言之過耳聖人於武成猶有所不取者其於魯頌豈以一言之過而刪之乎○王氏曰屆至也天命不妄所廢興皆其至也致其至者武王也○孔氏曰至於文王武王繼大王之業於時商家暴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鄭氏曰虞度也○朱氏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鄭氏曰

敦治旅衆咸同也。○朱氏曰敦治而勝之也咸厥功  
輔佐之臣咸有功而周公亦與焉故下章言封伯禽  
之事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乃  
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  
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  
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  
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

素反

河尊將

將七羊反

毛魚

蒲色反

載

側吏反

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

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  
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毛氏曰王成王也元首字居也○鄭氏曰叔父謂周  
公也東魯國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  
為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為周公後故云  
大開女居以為我周家之輔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  
意乃策命伯禽使為君於東土焉○鮮于氏曰錫之

山川謂境內之山川也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

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

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王制同

○王氏

曰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

而儉於百里而周官以為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蓋特

言其國也則儉於百里并附庸言之則為方四百里

也

李氏曰鄭氏據明堂位謂封以七百里欲其強於衆國其說不然詩人言大啟爾宇不過謂公侯方

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三等雖不同惟公侯皆方百里居上等焉

○毛氏曰周公

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鄭氏曰交龍為旂四馬

故六轡○毛氏曰耳耳然至盛也○鄭氏曰春秋猶

言四時也

孔氏曰錯舉春秋以明冬夏

○孔氏曰其車建交龍之

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李氏

曰享祀無有差忒○鄭氏曰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

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

用赤牛純色天亦饗之宜其多與之福○毛氏曰騂

赤犧純也

孔氏曰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是天子祭天南郊用赤

牛純色

○李氏曰皇皇大之至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

公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命魯公孟春祀帝於郊配以  
后稷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哀矣孔氏以  
帝謂感生帝此則泥六天之說○鄭氏曰周公皇祖

此皇祖謂伯禽也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福

衡其角為其觸觝人也

孔氏曰封人注云福設於角衡設於鼻

秋嘗而

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毛氏曰白牡周公牲也

騂剛魯公牲也

孔氏曰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



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說文曰剛特也白牡謂白特

駢剛亦特也

○孔氏曰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

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然則象尊為象形也阮謏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

以象腹之上畫為牛象之形

毛氏曰犧尊有沙飾也孔氏曰鄭司農云獻而

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為娑傳言沙即娑之

○毛氏曰毛魚豚也

孔氏曰封人祭祀有毛魚之豚注云爛去其毛

而魚之也

○孔氏曰載謂切肉○毛氏曰羹大羹鉶羹也

孔氏曰大羹者煮肉汁不和錙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太古之羹錙羹謂盛之錙器其大羹則盛

之於大房半體之俎也孔氏曰大房明堂位曰周以房俎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

間有似於堂房然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般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般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

○鄭氏曰萬舞干

舞也○毛氏曰洋洋衆多也○李氏曰孝孫有慶孝

孫得享其福○鄭氏曰俾彼臧善保安常守也虧崩

皆謂毀壞也○毛氏曰震動也騰乘也朱氏曰震騰驚動也

鄭氏曰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王氏曰壽考之三卿為公明也

朱氏曰三壽未詳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為三也

○朱氏曰此言僖公致敬

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如是也

公車千乘

反 繩證

朱英綠滕

反 徒登

二矛重

反 直龍

弓公徒三

萬貝胄

反 直友

朱綬

反 息廉

烝

反 之升

徒增增

字 如戎狄

是膺荆

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

反 尺志

俾爾壽而富黃

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

反 五益

萬有

千歲眉壽無有害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

孔氏曰司馬法成方十里出車一乘兵車一乘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此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車也鄭氏曰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而已○李氏曰成出草車一乘千乘之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包氏注論語以謂古者井田方里為井一井為乘百里之國通有千乘也○朱氏曰英矛飾也滕繩也孔氏曰朱英絲纏而朱染之以

為矛之英飾弓束以綠繩謂約之以繩非訓滕為繩

○鄭氏曰二矛重弓備

折壞也

孔氏曰重弓謂內弓於壘壘中有二弓

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

人持矛中人御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

萬者舉成數也○毛氏曰貝冑飾朱綬綴之

孔氏曰貝者水

蟲甲有文章也。冑謂兕觥貝，非為冑之物，故知以貝為飾。說文曰：綬，綫也。然則朱綬直謂赤綫，以連綴甲也。

○孔氏曰：烝，徒增增，進行之時，增增然衆多。○毛

氏曰：膺，當也。○鄭氏曰：懲艾也。○蘇氏曰：可以當戎

狄，懲荆舒而莫之禦也，言其強也。

鄭氏曰：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

與狄南艾荆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也。○孔氏曰：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等伐楚，一名荆羣舒，又是楚之與

國故連言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

○孔氏曰：設辭慶之，使汝昌大而

熾盛，汝長壽而富足，髮有黃色之髮，背有台文之背。

○蘇氏曰：壽胥與試者，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以為

之用也。○蘇氏曰：眉壽秀眉，亦壽徵。○孔氏曰：無有  
害無有患害。○蘇氏曰：此章言僖公治其軍旅，繕其  
車甲器械，故其民無不欲其昌大壽考，而託之以為  
安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  
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孔氏曰：泰山之高巖巖然，泰山在齊魯之界，二國皆  
以為望也。○朱氏曰：詹與瞻同。○毛氏曰：龜山也，蒙



不應。○李氏曰：惟魯侯是順也。○蘇氏曰：龜蒙鳧繹

魯之四山，其餘則東南勢相聯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天錫公純嘏

古雅反

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

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

髮兒齒

鄭氏曰：純大也。受福曰嘏。○毛氏曰：常許魯南鄙西

鄙

鄭氏曰：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孔氏曰：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桓公以許

與鄭

○鄭氏曰：燕燕，飲也。令善也。○朱氏曰：令妻令善



之妻也。壽母，壽考之母也。僖公娶於齊，曰聲姜。母曰成風。○孔氏曰：宜其大夫之與衆士祝慶，使與之相宜也。邦國是有魯之邦國，僖公常保有之。○鄭氏曰：兒齒亦壽徵。○釋文曰：兒齒落更生細者也。○蘇氏曰：常許魯之故地而未復者也。願其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國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

音短

是度

待洛反

是尋，是尺。松栢

音角

有烏

音昔

路寢，孔碩，新廟奕奕

音亦

奚斯所作，孔曼

音萬

且

碩萬民是若

毛氏曰徂來山新甫山也。○孔氏曰僖公修造寢廟

取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於是斬斷之量度之。○毛氏

曰八尺曰尋桶榱也

孔氏曰桶之與榱是榱之別名

舄大貌路寢正

寢也。○朱氏曰新廟僖公所修之廟。○孔氏曰奕奕

然廣大。○鄭氏曰奚斯所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

孔氏曰奚斯公子魚也爲之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工役課其章程

○鄭氏曰曼

修也廣也。○孔氏曰言廟甚長廣而且大。○朱氏曰

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

閼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  
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駉四篇二十三章三百四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百八十五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三十二 宋 呂祖謙 撰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

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孔氏曰祀成湯之樂歌也

成王殺武庚封微子啓於宋代武庚為商後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戴公當宣王時世本云宋潁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父是孔子七世之祖魯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韋昭云名頌頌之美者鄭氏曰自正考父至孔子時又無七篇周用六代之樂故周大師有商頌

猗

於宜反

與

余音

那與置我鞀

桃音

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

孫奏假

古雅反

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

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數

音

萬舞有奕

我有嘉客亦不夷憚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毛氏曰猗歎辭那多也○王氏曰美商之樂歎而多

之也○朱氏曰置讀如置器之置○鄭氏曰鞀與鼓

也

孔氏曰鞀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

○歐陽氏曰書曰下管鞀

鼓蓋自虞夏以來舊物常用者。○毛氏曰鞀鼓樂之

所成也。

孔氏曰王制曰天子賜伯子男樂則以鞀將之注云鞀所以節樂是樂成由鞀也學記曰

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

不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鄭氏曰簡簡和大也。○

毛氏曰衍樂也。○鄭氏曰烈祖湯也。○歐陽氏曰湯

孫斥主祀之時王爾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為湯孫

不知所斥者何王爾。○朱氏曰奏假奏樂以感格於

祖考也。○鄭氏曰綏安也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

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

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此之謂思成

蘓氏曰以是安我所思之人見其所為齊者非有也而生於其思故

謂之思成○朱氏曰思成未詳或曰思辭也安我以成也或曰安我所思無不成也按此句與下篇綏我眉壽之語相似

○王氏曰淵淵深也深以言其聞之遠

嘒嘒細也○鄭氏曰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

孔氏曰禮設樂懸之位皆鐘鼓在庭故知堂下樂也知是玉磬者以鐘鼓磬管同為樂器磬非樂之主而云依我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蓋稷曰夏擊鳴球謂玉磬也○王氏曰依我磬聲者言與堂上之樂諧也○橫渠張氏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養心○鄭

氏曰穆穆美也於盛也湯孫此樂之美其聲

孔氏曰穆穆然

而美者其樂之音聲

○歐陽氏曰其述樂而問稱湯孫至於再

三者蓋詩無定體作者之意或然也○毛氏曰大鐘

曰庸黻黻然盛也

朱氏曰庸鏞通

○鄭氏曰萬舞千舞○王

氏曰有奕萬舞之綴兆衆大也○鄭氏曰嘉客謂二



王後來助祭者亦不夷懌乎言皆悅懌也。○毛氏曰  
恪敬也。○孔氏曰王制祭統言四時祭名皆曰秋嘗  
冬烝。○蘇氏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  
闋然後出迎牲故其祀成湯也奏樂以樂其烈祖成  
湯於是鞀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  
相奪倫者至於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  
祀事畢矣於時王者之後皆來助祭無不和悅者。○毛  
氏曰恪敬也。○朱氏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

夕執事有恪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  
馮文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  
昔昔曰先民○蘇氏曰將奉也言湯其尚顧予烝嘗  
哉此湯孫之所奉者庶幾其顧之也

###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

鄭氏曰中宗商王太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脩德商道復興故表顯

之號為中宗○孔氏曰祀中宗之樂歌也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不毀其廟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則非尊德之義矣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

音戶

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醲假無言時靡有爭綏

我眉壽黃耆無疆約軼

初支反

錯

如字又采故反

衡八鸞鴈鴈

七羊

反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

音格

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歐陽氏曰序言烈祖祀中宗則嗟嗟烈祖者中宗也

如丙以甲為祖戊亦可以丙為祖矣湯之後世以湯

為祖中宗之後世以中宗為祖此常事也○毛氏曰

申重也。○蘇氏曰：嗟乎我烈祖成湯有秩秩無窮之

福，可以申錫於無疆。以及爾之所鄭氏曰：其福乃及女之此所。○

歐陽氏曰：爾時主祀之主也。○毛氏曰：酤酒賚賜也。○

孔氏曰：既載清酒於樽，以酌獻，故神明賜之。我所思

而得成。蘓氏曰：以昇我所思成之人，猶言烝昇祖妣古語質也。○歐陽氏曰：神賚成使成祀事也。

鄭氏曰：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朱氏曰：戒夙戒

也，平平和也。○歐陽氏曰：上言既載清酤，下言亦有

和羹，乃是直陳祭時酒與羹爾。○毛氏曰：醲總假大

也總大無言無爭也○歐陽氏曰執事之臣總無喧

譁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恭而舉動

得禮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黃耆之福也○鄭氏曰約

軹轂飾也

孔氏曰軹者長轂之名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

鸞在鑣四馬則八鸞

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鶡鶩

然聲和

孔氏曰考工記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篆轂約也彼言篆轂即此約軹

○歐

陽氏曰約軹錯衡八鸞鶡鶩者此始謂助祭之諸侯

也以假以享者謂諸侯既至而助祭也○蘇氏曰溥

將溥且大。○歐陽氏曰：我時王受天命，溥將天降豐穰，使我備物而祭。○朱氏曰：言我受命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

孔氏曰：從天下平安之福，故獲得豐年，穰穰然也。

○歐陽

氏曰：上云以享者，謂諸侯皆來助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蘇氏曰：人既助之，天又應之，然後庶幾祖宗來格而享其祭，報之以福。曰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也。○王氏曰：祀中宗而曰湯孫者，有天下以湯故也。○東萊曰：及爾斯

所言流慶無窮今方於爾之所其後蓋未艾也所謂  
申錫無疆也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儀禮載祭祀燕享  
每始言羹定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之  
謂也此所謂既載清酤亦有和羹皆言祭之始也豐  
年穰穰言時和歲豐祭禮得成所謂可以備物者得  
其一說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

鄭氏曰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雉雉之異又懼而脩德殷道復興

故亦表顯之號為高宗云○  
孔氏曰祀高宗之樂歌也

王氏曰玄鳥祀高宗之詩而上頌其祖下稱其孫子而已  
蓋上有以紹其祖下有以貽其孫子是乃高宗之功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  
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  
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韋尺志反是承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  
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毛氏曰玄鳥皐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

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禡而生契故本

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

孔氏曰釋鳥云燕燕皐也色玄故又名玄

鳥月令仲春玄鳥至日以太牢祀于高禡玄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也

芒芒大貌○鄭氏曰契為堯司徒有功封商○李氏

曰生契而謂之商者契封於商也○鄭氏曰自契至

于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

然○王氏曰古帝命武湯言古者上帝命武湯也○

鄭氏曰武湯有威武之德者成湯○李氏曰正域彼

四方正其四方之疆域○鄭氏曰方命其君謂徧告

諸侯也

鮮于氏曰隨其所在之方而命羣后也

○毛氏曰九有九州也

鄭氏曰覆有九州為之王也○孔氏曰乃有諸侯建

龍旂者十乘來助祭於祭之時有大黍稷之食此諸

侯於是奉承而進之

釋文曰大禘詩云大祭也

○朱氏曰商世諸侯

多矣而止十乘者疑諸侯當朝者歲以服數為節又  
使分助四方之祭故與○蘇氏曰湯始受命以正域

四方之諸侯四方之君罔不受命遂奄九州而有之  
其後世世受天命無有危殆以至武丁之子孫○曾  
氏曰所謂武王者皆成湯耳再言武丁孫子當念其  
祖也武王靡不勝言湯無敵於天下也鄭氏謂高宗  
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此非所以稱繼體  
守文之君况肇域彼四海殷受命咸宜豈所以稱武  
丁孫子哉○毛氏曰畿疆也○鄭氏曰止猶居也○  
曾氏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人於其所歸赴則止焉

商之盛時邦畿千里民所歸赴也○鄭氏曰假至也

祁祁衆多也皆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祁祁然○毛氏

曰景大員均何任也○釋文曰維河王肅以為河水

蘇氏曰其至者祁祁而多其大而均如衆水之赴河

王氏曰景與既景乃岡同意員與聊樂我負同義河  
蓋武丁孫子所都也○朱氏曰景員維河之義未詳

朱氏曰咸宜無不宜也○鄭氏曰百祿是何謂擔負

天之多福

朱氏曰何荷通

○東萊曰武丁孫子指作頌之商

王也武王靡不勝而下皆稱先代之盛以勉時王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大禘也

孔氏曰大禘之樂歌也王肅以大禘為殷祭謂禘祭宗廟○王氏曰長發序以為大

禘之詩曰雖序以為禘太祖周無四時之禘故也今日大禘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為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為大矣○孔氏曰王制及祭統言春禘夏禘秋嘗冬烝則夏祭宗廟亦名禘也○橫渠張氏曰長發大禘禘其祖之所自出則帝嚳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

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

音圓

既長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

毛氏曰濬深也○鄭氏曰長猶久也深知乎維商家

之德也

孔氏曰總嘆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

久發見其禎祥矣○毛

氏曰洪大也諸夏為外幅廣也隕均也

孔氏曰幅如布帛之幅故

為廣也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

有娥契母也將大也

鄭氏曰隕當作圓圓謂周也

契生商也○孔氏曰帝堯之末有大水芒芒然禹敷

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令

使中國廣大均平既已長遠矣於是時契已佐禹是

其祥久見也又說商興之由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

謂上天祐契使賢而生有商國也○王氏曰有娥氏

國方大之時帝立子生商也

朱氏曰有娥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

家也

玄王桓撥

本末反

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

視既發相

息亮反

土烈烈海外有截

才結反

毛氏曰玄王契也○歐陽氏曰書稱格王寧王蓋古

人往往以美稱加王爾玄者深微之謂也老氏言玄

之又玄是矣不必為黑也

毛氏曰國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

昭注云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其為王之祖故可為王非號為王也○朱氏曰或曰以玄鳥降而生故曰

玄王○蘇氏曰桓武也○毛氏曰撥治也○蘇氏曰契

之為人武而能治。○王氏曰：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者，隨所受大小能達其道也。達與在邦必達同意。  
朱氏曰：達，通達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 ○王氏曰：率履不越

者，循行無所踰也。○蘇氏曰：履，蹈也。○朱氏曰：言契

能率履不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毛氏曰：

相土契孫也。

孔氏曰：殷本紀云：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

○鄭氏曰：截，整齊

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



朱氏曰其後湯以七十里起  
豈相土之後又嘗中衰與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違聖敬日躋

子兮反

昭假

古雅

反遲遲上帝是祗

諸時反

帝命式于九圍

蘇氏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至於湯  
而王業成與天命會焉○朱氏曰降流生也○毛氏

曰不遲言疾也躋升也○王氏曰昭假昭假上帝也

○鮮于氏曰假言感假○鄭氏曰祗敬也○李氏曰

式法也○毛氏曰九圍九州也

孔氏曰謂九州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

為九處若規圓然  
故謂之九圍也

○朱氏曰湯生也應期而降適當

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遲遲久也言

其純亦不已也○王氏曰以能祇上帝故帝命式于

九圍也式與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同意

李氏曰帝命之為法於天

也下

受小球

音求

大球為下國綴

張衡反

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綈

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子由反

毛氏曰球玉也○王氏曰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贊

之瑞也○鄭氏曰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也

孔氏曰大行人

及考工記說旒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是旒旗垂者名為旒也

○孔氏曰諸侯心繫

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縵○李氏曰諸侯皆服屬於我此所以負荷其天之福也○鄭氏曰不競不爭也○毛氏曰綌急也優優和也道聚也○孔氏曰又述湯不爭競不急躁不太剛猛不太柔弱敷陳政教則優優而和故百祿聚而歸之

受小共

音恭

大共為下國駿

音峻

龐

莫反

邦

何天之龍敷奏其

勇不震不動不難

反奴版

不竦

反小勇

百禄是總

反子孔

王氏曰小共大共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毛氏曰

駿大龐厚也

鄭氏曰駿之言俊也○孔氏曰鄭以為湯為下國作英俊厚德之君○朱氏曰

駿龐之義未詳○董氏曰齊詩作駿驪謂馬也

○毛氏蓼蕭傳云龍寵也○

孔氏曰荷天之榮寵○毛氏曰難恐竦懼也○李氏

曰又陳進其勇不可震不可動不難恐不竦懼毅然

以天下自任無有恐懼之心百福所以總而歸之也

武王載旆

蒲貝反

有虔秉鉞

越音

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

有三蘖

五葛反

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毛氏曰武王湯也旆旗也○王氏曰曷者誰何之謂也○鄭氏曰建旆持鉞興師誅有罪其威勢如猛火誰敢禦我○毛氏曰芑本也○朱氏曰蘖旁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桀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湯既受命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韋顧既伐而昆吾夏桀次之此紀當時用師之序也○鄭氏曰韋豕韋彭姓

也顧昆吾已姓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

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

孔氏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

則商滅之矣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襄弘曰是昆吾稔之日也檀弓注曰桀以乙

卯亡○東萊曰虔敬也有虔秉鉞敬天討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

左

音佐右

音佑

商王

毛氏曰葉世也業危也○孔氏曰震懼也○鄭氏曰

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孔氏曰昔在中間之世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也  
朱氏曰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此矣豈謂湯之前世  
中衰時與允也天子則湯也降猶維嶽降神之降言  
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  
下也○劉氏曰禘于太祖則功臣與祭故言伊尹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  
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

孔氏曰祀高  
宗之樂歌也

他達反

彼殷武奮伐荆楚

采

面規反

入其阻

在呂反

裒

蒲侯反

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

緒

毛氏曰捷疾意也荆楚荆州之楚國也

孔氏曰周有天下始封熊

繹為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

○蘇氏曰自盤庚沒而殷道衰

楚人叛之高宗捷然用武以伐其國○鄭氏曰所猶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截然齊壹○朱氏曰湯孫之緒業皆高宗之功○東萊曰采入其阻裒荆之旅謂入巢穴其衆無所遁逃窮而保聚如勾



踐棲於會稽之類也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

都啼反

羌莫敢不

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孔氏曰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鄭氏

曰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享獻也世見曰王

孔氏曰氐羌遠

夷一世一見於王

○王氏曰荆楚居國南鄉比之氐羌則近

國爾成湯之時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謂四夷事中國乃常道也○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

曰爾雖遠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氐羌莫敢  
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況於女荆楚則曷敢不至  
哉

天命多辟

音壁

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

直草反

稼穡匪解

音懈

毛氏曰辟君適過也○鄭氏曰多衆也衆君諸侯也  
來辟猶來王也○蘇氏曰荆楚既服天命諸夏之君  
凡建國于禹績者咸以歲事來見於王以祈王之不

譴曰予稼穡匪懈庶可以免咎矣○李氏曰言夷狄率服則天下無事所先者農事耳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毛氏曰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鄭氏曰遑暇也○朱氏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命之降監皆在下民則下民有嚴矣惟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下國而封建厥福

蘓氏曰封建其所當福

此高

宗所以受命中興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毛氏曰商邑京師也○鄭氏曰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倣乃四方之中正也

孔氏曰翼翼然禮讓恭敬

○孔

氏曰赫赫顯盛也聲美聲也濯濯光明也靈神靈也朱氏曰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

謂後嗣子孫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

音短

是遷方斲

陟角反

是虔松栢

音角有槌

刃連反

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孔氏曰景山大山也

朱氏曰春秋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而此言陟彼景山蓋商所

都之山名衛詩亦言景山乃商舊都也

○毛氏曰丸丸易直也遷徙也

槌長貌○鄭氏曰旅楹衆楹也○朱氏曰寢廟中之

寢也○鄭氏曰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柏易直者斷而

遷之

孔氏曰謂徙之來歸也

○孔氏曰又方正而斲之○朱氏

曰虔亦斷截。○孔氏曰以松為屋之榱桷有槌然而  
長桷者椽也椽以長為善陳列其楹有閑然而大。○  
朱氏曰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廟成始祔而祭  
之之詩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三十二

謹案卷三十一第三頁後二行若身鬣俱赤則駢  
馬刊本駢訛駿據孔疏改

第十七頁前六行俾爾耆而艾刊本耆訛昌據監  
本改

卷三十二前四行於盛也刊本也訛矣據鄭箋改  
又據箋湯孫下有謂太甲也四字

第五頁後六行容輟必直刊本輟訛容又彼言篆  
輟刊本輟訛世並據考工記及孔疏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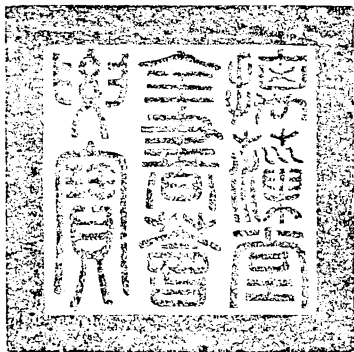


第七頁前八行百祿是何刊本祿訛福據監本改  
第十二頁後八行為下國駿龐按監本龐作厦下

同

第十四頁前二行已姓昆吾顧溫刊本溫訛昆據  
國語及孔疏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孔廣枚